# 傳經室文集

# 傳經室文集序

元和朱豐芑先生曾及錢竹汀之門經術湛深譔述宏富於道咸間最爲老師所著說文通訓定聲以經進御故行世最早而遺書未刊者尚多此傳經室集十卷則先生所纂襍文也竊嘗論之六朝以前文筆綦嚴非夫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文士不以之編集故昭明之序文選曰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斯其義已當時惟王粲集載難鄭康成

尙書事困學紀聞云凡有二篇顏黃門嘗舉以問鄴下諸儒皆曰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此雖北土見聞之弇陋亦以魏晉文集少有此體也降及唐宋則論著立意之篇入集矣逮國朝則攷證之文亦入集矣冀定庵有言本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爲貲家之言非律令蓋休甯高郵諸大儒以其樸學倡導於世學者承流靡不爭以攷證鳴一名一物有說焉一字一義有訓焉簡緐數米則筆之爲札記爲脞錄又以其成篇幅具首尾者悉

舉而納諸文集以爲龍蛇之菹故稽　國朝一代別集自桐城陽湖古文家及一二爲駢儷之文者外凡名於藝苑者胥是物也就其善者亦能尼經畬函雅故比諸不賢之識小其不善者爲之或且繁言析辭碎義逃難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而疑古藏經諸異說漸亦萌蘖於其間至是而集之稱濫而集之體龐誠九流之所不能賅而七錄之所不能部矣昔俞理初目所造曰類稿近孫籀廎亦題所著曰述林彼竇臧夫文與質之不相麗而思有以正其名也先生此集固不離乎攷證者近是曩吾校刊揚子劉伯山通義堂文集繁

徵明辨致為淵肆先生博不及伯山而翔愼似過之至其他文所謂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者亦皆錯華比采鏗鏘可誦則又非專治攷證之儒所能兼逮矣雖此區區小集或非先生精詣所寄而要未嘗不可見先生爲學之一斑亦安可少也哉校既成因僭述文集與時遷嬗之槩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癸亥端陽吳興劉承幹

傳經室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十

# 傳經室文集卷一　　求恕齋叢書

元和朱駿聲撰

吳興劉承幹校

## 禘說

禘於文爲元帝祭五帝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大傳曰不王不禘凡諦審昭穆與遞及毀廟之說皆非也所祭者太祖所自出之帝其位東面以太祖配位南面兩主而已凡鄭氏天神主北辰地元主崑崙人鬼主后稷爲三禘及南郊祭感生帝又禘兼羣廟與禘各于其廟諸說劉歆禘爲終王王肅禘及毀廟賈逵祫與禘一祭二

名胡寅天子有禘無祫諸說皆非也周禮曰肆獻祼亦曰追享即禘之別稱凡以殷祭爲禘以饋食爲禘混于大祫以王制之夏禘祫禘爲禘混于殷代時祭之名以祭義之春禘爲禘以郊特牲之饗禘爲禘混于時祭之禴以春秋之吉禘爲禘混于喪畢之吉祭以商頌之長發爲禘春秋之禘太廟爲禘混于時祫皆非也其時則舉于孟夏凡鄭氏喪畢有祫祫前有禘又三年祫五年禘又禘夏祫秋禘大祫小諸說杜預三年禘五年祫孔穎達禘祫相距各五年徐彥禘祫皆三年毛氏禘以春諸說皆非也大抵諸儒以祫混禘又以時祫混大祫更

以魯國通稱之禘混禘故聚訟紛紛迄難合轍不知祫
合也周禮曰饋食亦曰朝享此為大祫則毀廟未毀廟
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廟者也禮記曰祫禘即禴祫嘗祫烝
此為時祫則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廟者也禘以
追遠為義重在肆獻祼肆者實以彝而陳之祼者將以
瓚而行之獻者奉以爵而進之肆獻祼屬陽故舉以夏
祫以合食為義重在饋食饋食屬陰故舉以冬明堂位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即夏正之孟夏四月也周之
禘及嚳以后稷配魯之禘及文王以周公配夫天子之
郊歲有四冬至圜邱孟春祈穀夏之大雩秋之明堂由

天而推之五帝日月星辰方丘社稷山川或一歲一祭或一歲再祭由隆而殺也天子之祭宗廟歲有六仲春祠孟夏禘仲夏禴仲秋嘗孟冬大祫仲冬烝羣廟四祭毀廟一祭太祖所自出一祭由親而疏也據漢儒之說則禘有三王制夏曰禘此爲時禘夏商之禮也周祠禴嘗烝外以禘爲殷祭五年而再行之與三年之祫異此殷禘也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五年一祭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此大禘也凡禘必羣廟之主皆合食故曰審諦昭穆爲禘自唐之陸淳趙匡爲異說而後儒聚訟紛紛矣

尊禘說

禘享帝也康周公故以賜魯然惟周公廟祭配以文王其禮同于天子之禘始得謂之禘厥後乃僭用于羣廟

雖不享帝統名曰禘矣（祭統內祭則大嘗禘即春秋所書之禘僭後之傷詞也）且晉無祭文王之事亦大其稱曰禘矣（襄十六以寡君之未禘祀）名實之紊相沿不察故如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是別立新廟成而吉祭因喪未畢而書之也僖公八年禘于太廟是合祭于周公之廟因致夫人而書之也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亦合祭于周公之廟因躋僖公而書之也公羊曰大祫穀梁曰祫嘗魯語曰烝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是祭武公廟因叔弓卒而書之也（明堂位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武宮即世室不毀之廟非成公六年所立之武宮也公羊則曰武公之宮服虔曰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殆昭公因傳有禱煬宮之事比例而附會其詞初無確據）

二十五年左氏傳將禘于襄公是祭襄公之廟也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傳曰禘于僖公是合祭于僖公之廟因躋閔公而書之也實皆時祫不及毀廟主王制所謂祫禘此殷禮之名周之禴也祫嘗祫烝也其孟夏之祭文王于周公廟爲禘孟冬之兼祭遷主于周公廟爲大祫歲以爲常書不勝書春秋略之或曰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非禘乎曰此或即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夫子於時助祭也因魯有禘故凡祭傳皆以禘稱之時俗相沿成習耳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天子所賜何謂非禮非非禮蓋指此也或曰史角之錫始自惠或曰行父之請僭自僖說亦不一當以明堂

位據爲然所謂不欲觀者專歎魯君臣莅事不敬非譏僭禮亦與陽貨時事無關或人不察乃與夫子論禘則制禮精微之意以及儀文度數之間或人既不足與深論而羣廟之僭臨事之怠更有不容不諱者故以不知謝之指掌二語猶言于天下之事惡能一一盡知非必如禮記所引之旨也曰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是祫禘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是祫嘗夫子不及觀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與二十五年左氏傳所云禘于襄公萬者一八本作二八字之誤也二八不成舞考其時夫子皆在魯而萬

者二八尤與不欲觀意相合曷以見其爲定公八年乎曰昭公十五年夫子年二十有六尚少且有事云者簡略之詞並難定祫也若二十五年禘于襄公注襄公別立廟則非祫可知也至以不欲觀爲歎公室之卑則又何必既灌而往且夫子是年適齊其前後時日亦不可考在魯與否更難臆斷又兩祭皆在夫子未仕時既非助祭何以得觀總之夫子所言或大禘或大祫或時祫或常祭之從魯稱禘均未可知必欲揣而知之則順祀先公之明年夫子爲中都宰又明年進司空司寇前後居魯十餘載于情事爲近耳又按易觀卦盥而不薦

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如此解不欲觀以明灌禮之特盛其義亦古

輗軏說

爲政篇輗軏包注未爲鶻突後人聚訟乃將衡鬲下面叉牛馬頸處有缺所謂軏者以當輗軏之名不知此名爲軥亦謂之烏啄又謂之輾不得便指爲輗軏考車制大車柏車羊車皆兩轅駕牛其形直一牛在轅內牛頸低故轅前無須曲而上也大車轅長二丈七尺在軾前者一丈四尺柏車轅長一丈八尺在軾前者九尺羊車

考工不言其度不可考田車兵車乘車皆一輈駕馬其形曲兩馬在輈外馬頸高故輈前不宜直也輈皆長一丈四尺四寸出軾前曲而上者一丈凡轅兩端下橫六尺之木一其名曰鬲輈端下橫六尺六寸之木一其名曰衡衡與鬲上面皆平下面扼牛馬頸處有缺以隔牛不使外縱也曰鬲以其上平也曰衡以其下面扼頸也故鬲與衡皆可曰軛鬲也衡也軛也一物而異名也其缺處則有專名曰軥見左傳又曰烏啄見釋名又曰輯見說文至與大車之輗小車之軏則一槷無涉包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盡轂端與軛本不連屬但以繩革

縛之末必堅實因用一橫木固抱之然後加縛所謂輗也輗上軏上轅上想各有枘鑿連繫之處今雖不可考其形式要之輗必有二左右各一以爲轅與鬲之關鍵相持令固而後縛之也說文輗大車轅端持衡者小車之衡即大車之鬲衡鬲亦可通言耳義與包說合諸家謂輗即鬲此誤解橫木二字爲鬲不知橫木即輗非鬲之衡在下者也包注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蓋轅亦與任正之木之通稱即輈也輈端與衡本不連屬因于輈端上曲處用一關鍵以鉤之所謂軏也輈上衡上必有鑿以受軏如轄之貫軸似當用鐵或如輗之用木軏上輈

上衡上各有枘鑿相持之處亦難臆斷要之軏是軥與衡之外另一關鍵之物也說文軏車轅端持衡者轅與軥亦通言之詞義與包說合諸家謂軏卽衡非是王曹寅谷四書摭餘說并謂小車衡之下別有一曲木名軏斯又不通之尤者也休寧戴東原先生撰考工記圖其說與鄙見合而言之不詳且誤包氏以踰丈之軥六尺之鬲當咫尺之輗軏更不能不爲包氏訟冤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見韓非子○說文輗或作輨或作棿軏从元不从兀愚按易剸杌書杌棿皆訓不安太元經圖方杌棿其內窾換注亦訓不安兒象小兒頭囟未合形元始也兀則趾也以六書求之俱與鬲軶衡三字義無涉其月爲一物無疑○禮書曰先儒以大車爲牛車小車爲羊車羊車轄端

曰軏牛車轅端曰輗此又一異說也○羊訓善蓋字之譌非以羊駕車○墨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韓非所引不同○邢注論語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其解甚明晰○太元經曰拔我輗軏貫以信也曰拔則鍵可知矣○別取曲木爲軏其說蓋本于皇氏疏他無所見然皇專言大車而晉之升又變其說專言小車

## 有馬千駟說

按有馬千駟猶曰爲諸侯也左傳哀公八年鮑牧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此其誼孟子繫馬千駟弗視也同或曰下文引詩誠不以富故知有馬言富子曰此二句舊說本在子張問崇德章此章則有闕文程子以爲當在此章之首則易繫辭傳引經之例胡氏以爲在

其斯之謂上則表記坊記引經之例文理皆順但未見其必然耳且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不聞以馬富者備也古與福同訓故洪範言富而貴在其中古貴字謂物價不賤故从貝非後世顯爵之說我行其野小序刺宣王之詩其時富字原兼貴言至孔子時雖已分別然引經當仍古訓也周禮馭貴借貴爲位後世所用富貴字殆本于此

旅酬下爲上解

凡主人酌酒奉尸與賓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謂之酬旅酬之禮始

于堂下設尊酬賓西階賓奠觶而不舉此後有獻衆賓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非旅酬兄弟弟子作階下舉觶自飲酌以酬長兄弟長兄弟亦奠觶而不舉于是賓取所奠觶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此旅酬正禮也弟子舉觶是下爲上由是賓弟子及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衆賓酌酬兄弟之黨衆兄弟酬賓之黨此爲無算爵之禮賓弟子亦然猶旅酬之下爲上也皆逮賤之義爲字孔疏讀平聲謂下者飲在先是爲上也愚按言行禮同于上胡應麟讀去聲則代上之意也又孔以卑幼見答于長者爲逮賤朱子以遞遞相承及沃盥者爲逮賤義得相兼

至任釣臺以旅酬之禮在繹祭時行之則據少牢饋食
若不儐尸則無旅酬而天子諸侯之儐尸在明日繹祭
也然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而少牢禮所云乃謂下大
夫不儐尸禮殺也其三獻後主人辦獻堂下并內賓厥
後兄弟後生亦舉觶于長遂交錯爲無算爵是闕旅酬
正禮不闕無算爵一節也以此推之天子諸侯繹祭時
自有旅酬正禮如絲衣之詩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可證
正祭時亦當有行神惠之禮如周禮司士禮記祭統所
云賜爵者也且中庸言序昭穆序爵序事燕私一直說
下皆正祭日事不應中間插入明日一事使文理不順

故讀中庸亦正可以見天子諸侯旅酬之禮專主繹祭說似泥若所謂內賓之少者與宗婦之少者亦各舉觶于其長實足補注所未備確鑿不磨又鄉飲燕射旅酬皆無子弟舉觶事而推天子諸侯祭禮則旅酬當亦有四次舉酬又經傳言天子宗廟之酬者惟禮器周旅酬六尸（文武與四親廟）此祖宗相酬也周禮司士禮記祭統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昭爲一穆爲一卽旅酬之終無算爵之事也又詩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鄭氏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則此正下爲上之事

斯焉取斯解

按此章是美子賤治單父能咨詢賢士而任用之也說苑孔子問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得者三學益明朋友親戚益親子曰君子哉若人又子謂子賤子治單父而眾悅何施而得之曰不齊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二人又有賢于不齊者五人師事之而稟度焉宋書子賤宰單父辭于孔子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潁行過于陽晝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厚味子賤未至單父有冠蓋迎之者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鱎也既至請

其耆老賢者與之共治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以身親之亦治子賤任人故逸巫馬任力故勞家語子賤爲單父有才智任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則此節取字即汝得人焉爾乎得字上斯斯子賤下斯斯君子無疑上文無德字下斯不能斯此德也

學如不及章解

程朱釋此章皆鶻突後來講家直說如學如不及猶恐退又說成學如不得猶恐失又說如學如不及又恐失之皆非是古注則謂學如不及于熟雖得猶恐失之本

文無純熟意於不及下强添熟字爲解亦非愚謂此即大學知止有定之功亦即文言知至至之之事如不及猶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是欣其至之之定力猶恐失猶曰心嚮往之毋迷其途也是欣其知止之定識之字即指欲及之準的言如此解乃覺字字著實及與失從來不作反對字鄙見如是以俟達者定之又按如字若依古注作倘使解亦可言知所當及之程而困循姑待不即及之則猶恐終失其所見之明也此以儆學者能知不能行之弊

植杖而芸解

芸香草也此芸字假借爲䢵䢵之或體作耘除苗間穢也䢵有二詩曰或䢵或耔此播種後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壝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耐風與旱也又詩曰以薅荼蓼此苗既成後陳草復生有莠及董蓈生乎其間又以槈薅之槈頭金廣六寸入于苗間所謂立苗欲疏也耕用枱廣五寸薅用槈廣六寸丈人之䢵當在苗既成之後不則無取于莜

賢賢易色章解

此章盡倫專指生質之美樸誠無僞一等人說未學非虛擬之詞乃實指之詞即如事父母一項小孝用力禮

有明文事君致身亦非必如龍比之類即召忽荀息亦是當與見危授命久要不忘節參看爲時文者好作闊大涵蓋語實非此處神理吳氏以爲子夏抑揚太過亦屬認錯孝子不匱如舜之大武周之遠臣事君以忠如伊周諸葛豈不學者所能爲哉至首句賢賢易色是指夫婦一倫朱注當云賢婦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下當云必其生質之美雖或未嘗爲學我亦謂之已學也

巧笑章解

按巧笑倩兮倩叚借爲彰字淸倩也盼目白黑分也素絢句總上兩句言如繪事之先布五采而以素分布其

間以成文也葢凡笑則面有紋理如素之分布成文目之黑白相間亦似之故素正所以成絢夫子引攷工畫繢之事後素功明之子夏因悟禮之節文所以緣飾仁義智信之美質使昭昭然布于事而有條不紊者亦猶是也集注囙誤鄭氏謂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亦尙混又按繪色會五采也與繡同訓繢織餘也一曰畫也據說文則繢爲正字繪爲叚借

古人言教名目

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而施十有二教爲教敬教讓教親教和辨等教安教中教恤教節教能制爵制祿

是也禮王制明七教以興民德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書敬敷五教五常之教也禮經解五教詩書樂易春秋也禮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四教卽詩書禮樂也論語四教文行忠信也三教後世所謂儒佛老也兩教漢時所謂名墨也禮記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老子聖人行不言之教

田稅軍賦說

古者大師用衆無過六軍詩書言六師周禮言六軍卽六鄉之七萬五千人也六遂爲副倅以備非常舊說出軍先六鄉賦不止次六遂又次公邑及采地又次畿外

諸侯是也先王無養兵之名而寓其事于溝洫鄉遂洫澮之多其制什倍于都鄙康成治洫澮不出稅之說于都鄙言之愚謂移其說于鄉遂則田稅輕而軍賦重正與都鄙之田稅重而軍賦輕相爲表裏臨事欲重得其死力平時宜厚養其身家也且都鄙洫澮稀少農人固得兼治之耳按出軍之制七萬五千人出六鄉其牛馬車輦當供之甸地公邑計甸地十二同三分存一實受田三十六萬家除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公邑之民二十八萬五千家供革車千乘馬萬匹炊家子及固守衣裝廄養樵汲等二萬五千人司馬法所謂道爲匹馬三十

家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者井通成等只是田數之名不干井法三百家一乘亦大判言之實二百八十五家一乘三百家三十八實三百四十二家三十八也若出軍兼起六遂七萬五千人則馬牛車輦當供之稍縣畺公邑計三等共八十四同八十四萬里除封國之采地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里餘公邑三分存一實受田一百九十七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家以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之可得三千四百二十七乘七三四三七五馬一萬三千七百十一匹九三七五緇作一四牛四萬一千一百三

十二頭羸八一二五不計甲士一萬有二百八十三人羸二〇三一二五不計步卒二十四萬六千七百九十六人羸八七五不計如六遂出師稍邑供之稍出師縣邑供之縣出師畺邑供之采地助師帷出人不出馬牛車輦至其中通融配給之法愚月有細推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又曰凡國之大事致民此言六鄉故不及車甲器械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又曰凡令賦家三人家一人云云與小司徒可任也者云云同皆言六鄉鄭注邦國非也遂人以下劑致甿甸五十七家出五人又曰簡其兵器又

曰登六畜車輦此言甸之公邑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
縣師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云云小司徒井牧其田野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不及丁稅此皆言稍縣疆三等之
地也總之鄉遂之法以五起數田制即兵制都鄙之法
以九起數足食非足兵鄉遂重教都鄙重養溝洫之法
不重田稅而重軍賦故所稅較少井田之法不重軍賦
而重田稅故所稅較多先王體國經野之道若綱在綱
有條不紊百世而下固可以目覩手揣者矣至于八家
九家之法尚可相通九夫十夫之制斷不能合治洫治
澮之說或可兼參甸乘成乘之殊必難强混是貴信古

而不泥乎古尊經而善體乎經者無膠柱鼓瑟也

什一說

九一什一之制先儒迄無定解按周制授田以三等均勻配給總以百畮爲率故孟子曰周人百畮而徹據鄭康成通率之說則井田法（每家百畮助十一畮一分一釐不盡）爲九中之一溝洫法（每家百畮貢九畮零九釐不盡）爲什一中之一其數皆畸零無準井田法九家同井尙可通融湊合至溝洫法以十夫百夫千夫萬夫爲界以五家二十五家五百家二千五百家一萬二千五百家爲聯割配紛紜殊非政體安得曰十一家而貢百畮耶據趙岐同漢書廬舍之說則

井田法每家百十畝助十畝爲什外之一溝洫法每家百畝貢十畝爲什中之一什中之一固是什一什外之一實百中之九九不盡即什中之小九分不盡于其實皆什一之義不合且每家又各授二畝半不出稅亦屬添出遷就合前說參之鄭則鄉遂輕而都鄙重趙則鄉遂重而都鄙輕總與孟子皆什一皆字難通愚按孟子所云什一非約分之數乃子數也其母數則百也其實皆什一什一字專頂周人百畝而言貢亦什一助亦什一故謂之徹而夏殷之亦皆什一可知如孟子井田法每家一百十二畝半助十二畝三分七釐半合八家得九十九畝其一畝則何休注公羊所謂

其鑿一井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許愼說文丼字注所謂八家一丼象構韓形・罋之象也丼方一畝不取民稅如周禮井田法每家一百畝助十一畝合九家亦得九十九畝如溝洫法每家百畝貢十一畝合十家得一百十畝也惟周官園廛二十而一遠郊二十而三此承上文言園廛之征漆林二十而五此言漆林之征上地食者參之二下地食者參之一孟子白圭曰二十而取一此言田稅等文此乃約分之數故必加而字之字爲句至周官近郊十一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承上文言園廛之征論語二吾猶不足此言田稅則皆與孟子此篇什一同爲子數也臆說如此存之以俟考

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說

天下生齒有增無減則劉氏皇氏夏殷民多周民少之說非也什一之制天下中正則熊氏夏殷百畝之夫止稅其五十七十周乃畝盡稅之之說非也溝洫既定更張則擾則陳氏夏殷田少周田多之說及徐氏夏殷儉約授五十七十而用足周則彌文不得不加多之說皆非也井田始乎黄帝不始于夏洪水之後禹特脩之而已則金氏區皆百畝夏十六家受之自貢什一殷十二家受之助耕公田周乃每夫一區似屬可通但十六家當是十八家之譌而殷則授十二家不足授十一家有餘

若云十二家則公田只六十畝矣終難牽配則亦非也一井之田肥瘠不至懸殊則袁氏三代皆百畝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萊田之說又非也至金氏周世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尤爲無理豈夏商之士工商皆兼農耶惟舊有周尺狹小于古之說謂周百畝七十夏五十其地實同合之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其論較爲允協但逐細推之得數亦不甚合只可存其大略而已若欲合數夏須以方九尺爲步而用十寸之尺則當周之九十九畝稍絀殷以方八尺五寸爲步而用九寸之尺則當

周之一百畝稍贏

周則以方八尺爲步而用八寸之尺

按夏以十寸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六十四尺百步爲晦橫八尺從八百尺積六千四百尺是五十晦爲積三十二萬尺也夏之五十畝當股六十一畝奇當周七十八畝奇當周末一百二十二畝奇股以九寸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五十一尺八寸四分百步爲晦橫七尺二寸從七百二十尺積五千一百八十四尺是七十畝爲積三十六萬二千八百八十尺也股之七十畝當周八十八晦奇當夏五十六畝奇當周末一百三十八畝奇周初以八寸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四十尺零九寸六分百步爲晦橫六尺四寸從六百四十尺積四千零九十六尺是百畝爲積四十萬零九千六百凡也周之百畝當股七十九畝奇當夏六十四畝當周末一百五十六畝奇周末六寸四分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二十六尺二寸一分四釐四豪百步爲晦橫五尺一寸二分從五百十二尺積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寸四分百畝爲積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尺周末百畝當周初六十四畝當股五十一畝奇當夏四十一畝弱絫仍以八寸爲尺改六尺爲步每步積二十三尺零四分百步爲晦橫四尺八寸

從四百八十尺積二千三百零四尺漢景帝以八寸爲尺方六尺爲步積二十三尺零四分改定二百四十步爲畮橫四尺八寸從一千一百五十二尺積五千五百二十九尺六寸今以十寸爲尺改五尺爲一步積二十五尺二百四十步爲畝橫五尺從一千二百尺積六千尺○三百六十步爲一里一百八十丈積九千尺○積步求畮二四除之積尺求畮以長廣相乘以六除之反畝爲步二四乘之步化爲尺以五乘之尺化爲步以二乘之

雖萬鎰解

萬鎰有主價值之少言有主價值之多言二說似皆可通趙注鎰二十兩鄭康成曰三十兩又史記注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又前漢食貨志黃金以鎰爲名然則萬鎰云

者即二十兩計之衡以今時黃金之值大約得銀四百萬兩就玉論玉似不可謂之少且萬盈數也凡言物之少者不應以萬計故以玉較國家玉自輕國家自重就玉論玉倘未說到國家不得先以萬鎰謂形玉之輕若果輕玉何不云雖有璞玉於此止萬鎰不然何不云今有璞玉于此雖一鎰而必以值四百萬兩者形其少耶雖玉之爲寶者或更有累其數至千萬萬萬億萬要之以萬爲少詞總無是理況禮喪記朝一鎰米夕一鎰米方氏注米二十四分升之一鎰本觔兩之名其數可以言米何必不可言玉或孟子只言璞玉觔兩之重而解

者誤泥于鎰之必以名金因以價值當之耳夫萬斤之玉亦不可言少主少之說展轉思之究屬牽强揣孟子之意若曰今有萬鎰之璞玉爲王所寶宜珍重愛惜不輕予人者然雖珍重愛惜以其尙是璞不得不使人彫琢而必盡授其權于玉人正惟寶玉愛玉之故耳可知國家雖寶貴愛惜不得不予能治之人治之乃獨不然是何異以玉使玉人仍掣其肘而教之至壞此玉乎言萬鎰不過作愛惜國家影子注補愛之甚也句正是跌出至于神理故知至于二字是從必使反接非與萬鎰比較若將國家與玉較量輕重便多窒礙矣

書孟子告子篇食色章簡端

告子殆爲公孫龍之學者孔叢子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子高欲正之謂子高曰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昔楚王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亦曰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于所謂人猶龍之異白馬于謂馬也子高退而謂平原君曰春秋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詩曰素絲不言絲素禮有緇布不言布緇驪牛玄武亦然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蒸弓之說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欲廣

其人宜在去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公孫龍子云公孫龍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爲守白之論爲白馬非馬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色非形形非色也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其白馬論云或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

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
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
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
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白
與馬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
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
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于馬也異
黃馬于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
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城郭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詞
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

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此篇文字貫所謂白戰不持寸鐵者又堅白石論其辯亦同外更有通變論指物論名實論諸篇法言謂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呂氏春秋公孫龍言藏三牙甚辯孔叢子作臧

三耳○史記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之○莊子公孫龍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至達矣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無所開吾喙魏牟曰云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列子樂正子輿言公孫龍之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其尤者有善射者後鏃中前括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之說又有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孤犢未嘗有母之說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

孟子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由周而來七百餘歲考

考中西厤法皆以角爲宿首因開闢首日昏時之中星也今以恆星本行逆推之約角宿退九十度必爲中星計年則七千矣孔子生周靈王己酉至今道光壬辰相距二千三百八十四年則生民以來至孔子時當有四

千餘年按自開闢至明崇禎癸未太西云六千八百三十九年又據竹書紀年考定自武王十三年壬辰爲周之天下至赧王元年丁未孟子去齊計七百三十有六歲今史鑑多七十二年葢承劉歆厤譜之誤故與孟子語不合歆不明厤理妄增三代年數爲三統厤譜後漢尙書令忠早議及之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厤譜誤以魯煬公六年爲六十年魯獻公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今史鑑諸書承其誤按今周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也按惟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以來五百餘歲傳之者亦已眾

多云云孟子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推至趙岐卒于漢建安六年而其出亡箸書則尚在延熹時僅四百五十年而云五百餘者蓋趙以孟子親受業于子思而生必前于烈王卒必前于赧王也惜乎趙不箸孟子生卒無所據以考信耳或曰此統孟子生時而計之